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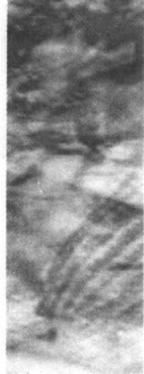


我们 (上) 我们

何 睿 刘一寒 主编

80
后
的
盛
宴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们

我们

(上册)

何 睿 刘一寒 主编

宴

盛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新的群体 新的气息

白
烨

这本由何睿和刘一寒共同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收入了70多位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写手的小说、散文等各类作品，个中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活跃于媒体和涌现于文坛的80年代的绝大部分代表性人物。因此可以说，这是最为新锐的文学写手携携带作而来的最有阵势的文学大展。在这个意义上，“80后的盛宴”的这一说法，这本书是当得起的。

80年代写手的现身文坛，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进入本世纪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连续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写手，使“80后”文学群体愈来愈壮观。问题还在于，他们除过人数愈来愈多外，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的书，接连在年度的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位居前列，张悦然等人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年轻读者的广泛欢迎，从而使以“80后”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存在。

这部作品集里一些作者的作品，过去就读过一些；这次集中阅览了他们的作品之后，我感到这个由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构成的新的文学群体，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长足崛起，与此相联系，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

首先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作品的题材范围的

相当广泛和作者文学视野的异常开阔。他们不仅围绕着自己的“成长”，从幼儿园写到大学时代，真切描述了他们的种种经见与感受，以及在不同时期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体验与理解，而且还越出校门写到初入社会的种种艰辛；特别让人感欣慰的是，有相当一些显然是出身农家的子弟如李傻傻、刘一寒等，把他们的笔触义无反顾地伸入到艰窘又浑厚的乡间大地，使这部作品集时不时地泛滥出泥土的芬芳气息。还有不少的作者进入到了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的领域，在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中驰骋自己的想象和寄寓自己的情怀。这些显然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是期待的。有了这样的巡礼式的阅读后，我感到，那种把他们的写作用“青春文学”予以概括和描述的说法，确实是过于简单和不够准确的。是的，“80后”的一些作者促动了“青春文学”，有一些人至今还沉浸于其中。但就整体情形而言，“80后”写作表现出的广泛性、丰富性与厚重性，已远远大于“青春文学”，已很难与“青春文学”笼统地划个等号。至于“80后”的一些佼佼者，如张悦然、苏德、颜歌和辛唐米娜等，早已度过文学的“青春期”，成为成人文学或青年文学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宁可把“80后”看成是当代文坛日益崛起的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是接续着“70年代人”的腳步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一支文学的新军。

包括已成名者在内，“80后”大多属于蓓蕾初绽，刚露锋芒，但在他们身上，确实已表现出一些逼人的英气与喜人的才气。给我印象最为突出的，一是他们天然自在的真率，二是他们天赋异秉的才情。

他们的真率，似乎是与生俱来。这既跟他们较少受到文坛已有风习的侵染有关，更与他们在新的时代、新的氛围下成长起来有关。这种真率，可能表现为偏执，可能表现为痞顽；也可能表现为坦率、表现为纯良，但都是不掩不饰，不折不扣，径情直遂地看生活，直截了当地写自己，在他们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和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本作品集里的其他作者，也大都是如此。他们写社会生活也罢，写校园生活也罢，都是用近乎透明的视镜去观察生活，用接近全息的传真去表达感受，都会以他们“全打开”的胸襟和“不设防”的姿态，给你以纯真的感染和坦诚的感动。从文学是“我手写我心”的要义上看，他们的这一几乎是共性的特点，正相当直接的切近着文学写作的本义。

说到才情，对“80后”更是不能小看。从他们的作品看，你会感到他们的素养之好，起点之高，委实超越了他们的实际年龄。而我觉着，他们之于文字和文学，有不少人好像是天赋异秉，从感觉之微妙，到语言之灵动，都如同天籁。问题还在于，这种才情，还因作者的不同而各各有别，个中已可见出个人特点的某些端倪。比如，张悦然那看人看事的清纯而微妙，以及那“太阳溺在了水里”，“样子瞎得无法无天”的精妙用语，都把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怀表露无遗。而尹姗姗的感觉与文笔，在好奇又好事的浓重意味中，又清晰地传达出场景的画面感，背景的色彩感和人物的方位感，而这显然与她的艺术趣味和正在攻读的电影专业有关。李傻傻

善以生活细节描述情感的演练与成长的心态，从容不迫的叙事与简洁明快的语言，带出的总是欢乐与忧郁相随相伴的内在情怀；而蒋方舟以灵动的语言表达活跃的思绪，那种激扬的文字、朴茂的情思以及臧否一切、指点江山的势头，让你怀疑这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生于1989年的女孩。还如杨哲的文思之睿智，叶子的叙事之洒脱，彭扬的用语之超俗，张佳玮的想象之奇崛，以及李萌对音乐的特有敏感，索狄对“自我”的坚决守护，春树对无奈的诗意表达（恕我不能一一加以描述和点评），都在文笔的春兰秋菊中，带出了性情的姹紫嫣红。还有如对青春期爱情的描写，他们之间就颇为不同又互有千秋，许小凡总是显得又挚又痴，丁明洁又是那样的轻舞飞扬；黄冬冬一味地缠绵悱恻，而塞宁却总是满怀惆怅；画上眉儿让你觉着格外甜蜜，而水格则让你觉得苦涩异常。同是放飞想象的翅膀，田禾更喜欢徜徉于臆造的梦境，而霍艳则愿迷醉于拟人的寓言，顾湘在追求叙事的虚实并举，而白雪则讲究故事的“史”“实”相间。在这种同与不同之中，那种叫做“个性”的东西，其实就潜伏于其中；而这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些个性化的因子必会不断凸显出来，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个性乃至艺术风格。

这部作品集中的作者简介文字，有些显然出自作者之手，那也不妨当作他们的“人生自白”，或“写作宣言”来看。这些要言不烦又性情互见的文字，也都传达了不同作者各有千秋的人生念想和文学梦想，从而可以作为理解他们的现在和预知他们的未来的“钥匙”。张悦然何以那么纯良，因为“我的祖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从小就是的。她教我不贪恋，不记怨，虽然这些我一直不能够完全做到”。尹姗姗之所以热爱写作，是因为“自己对眼前生活和他人经历无法漠视”。彭扬说他不但“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热爱色彩”，而且还“热爱旅行，热爱睡觉，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李傻傻说他“喜欢少年意气”，尤其喜欢“少年人澄澈却又老辣的行为方式”。张佳玮他的许多“喜欢”后，还说了他的许多“反感”，这里包括“香港商业片，伪摇滚，追星族，剽窃，抄袭，刻意虚假，矫揉造作”，也包括了“微积分，番茄蛋饭”。白雪坦言，“失语，小说，没节制地吃冰淇淋，是现在的生活状态”。张吟秋又像自得又像自责地说自己，“爱做白日梦，爱幻想”。肖瀚谈及文学时说，“文学是填补我现实生活的一种自觉的选择”。余晓冬更是强调了文学对于他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小说我无法生活”。同样看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黄冬冬说“我相信文字能充当灵魂饥饿时的米饭，伤痛时的麻药，或是寂寞而找不到出口时的路标”；谷雨说“写作就是不断地消解和呈现”；程婕说“我和文学的路会这样一直一直走下去，并且在这之中感到快乐”。他们甚至对自己和自己这一群人的写作，也有必要的审视与一定的检讨，如黄浩说道，“如果80后文学只是校园文学和奇幻文学的代名词的话，那么80后已然没有真正的文学。”一草也说道，“或许我们的作品确实缺少足够的深度，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苍白，未来是我们的，这不是口号，这是事实，我愿意为这样的事实去继续努力。”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是青春的，又是成熟的，他们是热切的，又是冷

静的,他们是纯稚的,又是清醒的。甚至,对于文学与艺术的使命感,对于时代和生活的责任感,都深蕴其中,殷殷可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是想象的产物。但这语言的运用,想象的展开,又与作者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因此,“80后”的写作群体在带有他们独有的特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自身的弱点。比如,在看取生活时,“格局嫌小”和“用意飘忽”是一些作者的明显局限,他们中一些颇有才气的人,不是囿于一己的生活范围,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便是到历史和科幻的天地,在自造的世界中张扬超验的想象。还有相当一些作者,讲感觉,讲语言,但叙事技巧和结构艺术显然还不够讲究和有欠成熟,因而作品往往局部精彩,整体贫弱。这样一些不足,与他们的文学修炼有关,更与他们的生活阅历有关,显然都属于“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也当会随着他们的成长与成熟去不断地克服。

我想提出一个他们都会遇到并事关重大的共同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要警惕市场化的左右的时尚化的影响。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应该说,在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保持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和相对冷静的姿态,都是可能的,也是容易的;而当融入到复杂社会之后,向上走的各种阻碍,特别是向下滑的各种诱惑,都会不断地增多和加大,从而给写作者能否真正守住理想和保持“自我”,构成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这里,既需要不断自省自己,又需要不断调整自己,更需要不断强化自己。在这个时候,文学竞技上的演练与高下之分,与其说凭靠的是才力,不如说凭靠的是定力。当然,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有的人愿意在顺应商业写作中早收名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去迁就商业化的取向,那无疑既是一种悲哀,又是一种放弃。这样一个事实已无可回避:作家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游泳,文学如何在商业潮流的滚滚红尘中发展,偌大的时代课题已历史地落到“80后”一代的身上,他们能做出不负自己又不负时代的回答么?这当然需要“80后”用他们的文学实践来做出回答,但我觉得从他们已经表现出来的素质与能力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寄予厚望。

我相信,这本作品集里的作者,不见得也没必要都成为出色的文学家,但爱好文学和从事写作这种经历与经验,一定会使他们终身受益。而在他们之中,也必然会有一些有心人和有志者成为新的文学工作者,并作为整体的一个新的梯队补充到文学队伍之中来;而当他们登上文坛并成为创作主力之后,他们那真正的“个性化”写作和“个性化”品格,必将会给当代文学带来一个整体性的和革命性的变化。这不只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最有力的佐证,便是这个朝气、英气和才气都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的作品集。

是为序。

2004年4月18日于北京朝内。

(上册部分)

我们

目录

【尹珊珊】	001
灰度 18%	
火速龙舌兰	
【张悦然】	015
这些那些	
陶之陨	
【颜歌】	035
关于唐卡的一切	
落尽繁华	
【叶子】	048
苏苏的幸福开始	
再说我抽你	
【彭扬】	069
秋毫	
雨季之胤	
【李萌】	086
音乐灵魂	
【恭小兵】	096
裙子的味道	
随想	
出手如梦	
【张 政】	111
我的影子不起舞	

- 129 【商华鸽】
六月,我的褐色鸟群
- 135 【田杨】
少年无奈
- 140 【陈梦雅】
短绿街
- 148 【王晓虹】
年华
- 159 【陈翌】
午夜飞行
- 167 【肖瀚】
琴事
- 175 【余晓冬】
杀机
一个激动人心的下午
- 187 【白雪】
花妖
- 227 【猫咪散变】
纯美感动
- 239 【黄浩】
我的老师苏格拉底

我

们

我们

【陈宁】	247
小林的光阴故事	
【麻宁】	261
最悲歌	
流年	
【袁帅】	274
繁星落尽,尘梦隐去	
【方婧】	284
北京边缘地带	
【张吟秋】	292
居依	
【乔岩】	306
消失在梧桐街角的第 24 层	
【韩潇】	313
有关加拿大的点点滴滴(节选)	
【刘卫东】	321
阅读海子或者青春	
一个家族的物质生活	
【索狄】	335
逃亡	
【樊瑞青】	350
中国古文明碎片	

- 359 【钱其强】
行走在暗夜的金牛座孩子
- 369 【格桑梅朵】
乖伤
- 381 【高杉】
人性压倒一切
荒诞过后是震撼——对前南题材影片的解读
- 389 【紫轩小魔女】
Suddenly, this summer
- 397 【塞宁】
夜色之间,身体之外
- 406 【何苑】
蜃魂
- 420 【岑孟棒】
真相
- 426 【一草】
缘分的天空
情人
- 446 【杨哲】
有关幸福
有关尊严

我

们

我们

有关信任
有关简朴
人生的荒诞

【张佳玮】

457

火车上的西西弗
拳打镇关西

魏延·一个女子的花样年华

【项斯微】

472

欢乐英雄

珍珠被

沈昊,那个傻瓜爱过你

尹珊珊

YINSHANSHAN

80后

1982年7月出生，现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学电影，获得第二届新概念一等奖，出版个人文集《自由18岁》、《玫瑰在风中呼唤》。

随想：一个人永远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一群人也一样无法代表。现在的高中生的文化境遇很可怜，满眼都是垃圾书，我最庆幸的是在自己读书的时期，并没有看到那么多垃圾，否则就没有时间去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悲惨世界》和《罪与罚》，甚至一些村上春树的小说了。其实我不喜欢自己被划归某一群人，因为其实我和他们都不太一样，我更加不是为了要买车所以才写作的人，写字是来自自己对眼前生活和他人经历的无法漠视。人最可怕的是冷漠，还有对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之外的人的漠不关心。我希望有一天，苍白的垃圾书都能够被一把火烧光。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的青春期可能比别人长一点点。



她不发一言，瞪着眼睛凝视我，
一半热情，一半冷漠。

这使我联想到这个时代。
这个衔接得过于生硬的年代。

灰度 18%

很久以前，在电影学院的摄影课上，我交上一张关于天安门的作业，那张照片显得十分压抑，甚至有种恐怖的感觉。当时老师就说：在一张照片里，有 18% 的灰色才是令人感到最舒服的，如果过分超出这个比例，画面就会呈现出让人难受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何感觉也能被如此精确的计算出来，但我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对黑白影像的热爱。虽然今天我已经是拿着几万块的尼康、在镁光灯下替时装杂志拍模特的摄影师，但依然保留着学生时期的癖好——自己在暗房中用乐凯 3 号碳素纸做照片。

并且，我喜欢在照片上加大量的灰雾，这样就能使正午阳光也显得异常压抑惨淡。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常常在地铁里进进出出，拿着三角架架在人潮汹涌的地方，看他们异样的眼光，感受流动之中的凝滞。

扮演不为人理解的一个角色。

二

两个月前，房东把另一间小房租给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 Oral，在她刚刚搬进来的时候，她的举止就吸引我的注意。

一般来说，别人都是买一张单人床或者双人床，而她却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她在地上摆满了各种油画绷板，还把许多绷板挂满白色的墙——可帆布上的不是油画，而是钉满了无数张照片。Oral 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些就是她惟一的行李。

“你从哪个城市过来的？”出于友好，我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我一直呆在这个城市。”那么不明朗的一个黄昏里，她居然从手

提包里拿出一副 Gucci 的紫色全反光墨镜戴上。

“总是搬家吗？”我递上一杯泡沫摩卡。

“是的。”Oral 轻描淡写。

“既然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干嘛老搬家费事？”我问。

“我把地图贴在墙上，想搬家的时候就蒙上眼睛拿飞标向地图上掷，飞标插到哪里，我就搬到哪里？”

“这倒不失为一个很酷的方法。但很可惜，你也只是借助地图来了解这个城市。”我笑笑。

Oral 从一个有纳粹标志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圣罗兰，叼着走进房间，并没有关门。

Oral 从来不关门，而且很少外出，但一外出就是几天几夜。她的房间正对我的房门，从我床上的某个角度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她房间里的一切：Oral 上床睡觉从来不脱鞋；她喜欢轰的一声倒出一桌子的化妆品，不遗余力地涂抹出一个夸张的妆，对着镜子看半天，然后自己把妆卸得一干二净。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Oral 算是异类，她懒洋洋的呆在一边，旁观别人的忙碌，而你却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将干什么。

有一天，我发现 Oral 也有一台相机，而且是 120 的大机。当她几天几夜的出去，身上就会带着这个相机。

三

摄影师百分之百都是偷窥狂，甚至可以说，一个摄影师偷窥水平的高低和对偷窥兴趣的浓淡直接决定了他的水准。我也常常干些极端的事情，比如把一个小麦克风偷偷放在咖啡馆某张桌子不显眼的地方，连续不断的录下别人说话的内容，我则坐在一边，悠然的看着窗外已经变色的天空。到了晚上，我就把所有录音内容听几次，然后枕着他人的秘密——诸如偷情、争吵、交易等等，安然入睡。

那种感觉实在很好。

谁会留意到这个疏离的世界里，在某个时刻，居然有一只耳朵就伸在你身边？即使环境嘈杂，秘密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趁 Oral 不在家的时候，便肆无忌惮的闯入她的房间，像买了套票的游客一般，要把所有东西都仔细的一览无余。



她的油画板一共有八十七块，贴满了同一尺寸的彩色照片，我一块块看过去，除了一块板上掺杂了几张不同的人物外，其他 86 块板子上的照片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男人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一个人可以有的所有表情几乎都被 Oral 捕捉到了。还有一部分影像很显然是由于故意把快门降下来的缘故而被过分虚化了。那个男人的五官长得紧凑而清秀，肤色带着病态的苍白，总是微微弓背。身上的衣服要么是狂乱的野兽派，要么是幼稚的 LPGY。并且这个男人爱抽烟，因为从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出烟草的痕迹。

我躺在 Oral 杂乱的下铺，仿佛这个房间的主人并非她，而是自己。我喜欢把橙黄色的窗帘拉上，阳光透过来，使整个房子呈现出奇异的效果，而那个照片里的男人也显出一种特殊的气质。我仔细地看过每一张照片，开始思考为什么 Oral 会爱上这个男人。慢慢的几次以后，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

我闭上眼睛，抽我的古巴雪茄，一边喝了些朗姆酒，无可救药的陷入了一阵只有鼓点伴奏的幻想之中。

幻想和鸦片一样，能够使人感到欲罢不能的麻痹。Oral 爱这个男人，我是这样设定的，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完全可以从她的摄影中看出来。Oral 不怎么化妆，至少她对自己的眉毛不加修饰。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但我很肯定，她外出都是因为这个男人。

圣诞过后，我请了两个星期的长假。

四

“早上好。”我第一次穿着蓝色睡衣出现在 Oral 面前。她惊讶的看着我。

“我开始休假了。”我笑笑说。

“看来我们都不是正常人。”Oral 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淡然。

“正常人懂得不如我多。”我笑笑。

“对，正常人只关心时间的长度，而不关心时间的宽度。”Oral 回答。

“时间的宽度？”我问——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

“是的，宽度。宽度就是时间的张力，它能往你的身体里，心脏里，回忆里渗透的深度。”Oral 把腿盘起来，坐在地上。

“你从来不拍黑白照？”

“是的，从来不拍。如果照片是黑白的，就不具备足以把画中人从回忆里拉出来的可能性。我永远不会去吻一张黑白照。并且，18%的灰度实在让人感到沮丧。”

“爱情很难在黑白中展开，是这样么？”

“是的，况且暗房的阴气太重。”

“你很爱那个男人么？”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直截了当地问她，我的手指指着她的房间。

Oral 停了一下，然后回答：“是的，我很爱他。但是他从来就不知道，在他的十米开外，有我这样一个人。”

Oral 继续说：“两年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总是呆在地铁里拍照，然后有一天，我在一大堆相片里发现了这个男人——不知那时是怎么调的焦，整张照片里居然只有他的影像是清晰的。他的笑脸在当时无比强烈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天天都呆在同一个站台，等待他在我的取景器中出现，可遗憾的是，即使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照了 131 卷胶卷，也始终没有再看见他。

当我决定放弃，背着三角架，在回学校的路上痛下决心再也不去地铁拍照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竟然是我的师兄，叫做王之。后来，我从各方面打听到他的诸多消息，可就是不敢面对他说一句‘我喜欢你’。

他毕业后留了下来，然后我一有时间就会和他的朋友打听他最近都在哪里出没，然后跟着他偷拍。他的女朋友在另一个城市，我还认识她。

你能看出什么嘛？他背部脊椎骨的每个关节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这条曲线多完美——这是我所看过的最美的一条脊椎。”

从 Oral 痴醉的神情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得近似于疯狂的爱。在这个赤裸得难分真假的年代里，这样疯狂的暗恋实属罕见。这种暗恋让我这个旁观者都有了绝望的感觉，更难以想象的，是 Oral 的悲哀。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完 Oral 的描述后，我又感到非常舒服——疯狂的幻想并不比疯狂的行为来得容易。她的故事正像是一张反差强烈的照片，却是大师杰作。

当我们迷恋 18% 灰色的舒适时，往往会忘记，其实触手可及却咫

尺天涯的强烈反差才更让人明白欲望的真实——生活中的快乐，恰恰是由痛苦印证的。

五

和 Oral 对话之后，我就躺在床上喝朗姆酒，戴着巨大的耳机听 Muddy Waters 的蓝调，一边看 Oral 在房间里的一切，思考爱情到底是药品还是毒品。

生活的确不应该有太多悲情的成分，尤其在 Oral 这个行为怪异的女人身上，但生活表象和时代背景是永远无法解释爱情的。

暗恋这种折磨人的艺术，或许只有少数人能掌握它。

第二天，Oral 外出了，我以为又是几天几夜的看不见她，谁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家了，还带了大约十瓶威士忌。她慢慢的洗好澡，然后对我说：“有没有 Blur 的 Tender？”

我选出那张 CD，Blur 无奈而静谧的声音弥漫在每一粒尘埃之间。

“其实，当你发现自己期待已久的人就在眼前，他甚至已经伸开双臂向你呼唤，你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向他奔去，反而，你拔腿逃跑了。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么？”Oral 从一排威士忌中选出一瓶，然后把湿漉漉的头发拢起来，脸色是萎黄的。

“昨天清晨，我在飞机场等他出现，他在飞机场等他的女朋友从一个城市回来。飞机准时降落，女人准时出现，但她的身边多了一个男人，一个外国人，身穿有斯大林头像的 T-shirt。女人走向王之，平静的解释，王之也只是很平静的听，什么话都没有说。

然后，女人和外国男人走进国外出发厅。可能吧，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王之也会被人伤害，我一直以为，他的每一个女人都会像我一样爱她。

王之在原地站着，我在离他十五米处静静的观察，那是一段微妙的时间，我觉得自己渐渐走到一个不可知的境地，不知道下一张翻开的是什么牌。

就在我的头脑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我走向他。我说我爱他，并且是从很久很久以前，爱了很久很久。我告诉他我的房间都是他的照片，我甚至能够从笔记本中翻出他去年的这个月和他的女友在哪里干